

目 录

- 回顾和期望 写在第十一辑付印前之……………编者（1）
- 南海县解放初期的防洪复堤工作……………杜国彪（4）
- 在东京采访日本投降 附录《二十年后》原文
……………黎秀石（10）
- 党在大榄乡创办的奎光小学与夜校……………梁耀能（24）
- 南海西樵地区的古代寺庙……………南海县博物馆（28）
- 西樵山三湖书院的历史沿革……………谭 标（40）
- 西樵山云泉仙馆与耆英其人……………谭 标（44）
- 明方献夫墓……………关岳中（46）
- 南海县石碇乡概况……………区瑞芝（47）
- 三百余年老字号——陈李济药厂……………何金铸整理（50）
- 大沥原名及大沥圩原始地小考……………黄家锐（52）
- 商办广三铁路琐记……………曾育群（54）
- 李卓峰先生事略……………（56）
- 李卓峰任南海九江特别市政专员之回忆……………李衡恕（58）
- 辛亥兴中会南海“三冯”事略……………廖时哲（62）

女革命家何香凝·····	樵夫整理 (65)
辛亥革命志士黄鲁逸·····	关 祥 (67)
林耀光任大沥四堡区长期内轶事·····	谢应湘 (69)
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靚少佳·····	何家鸣收集整理 (72)
爱国艺人半日安·····	李霜筠 (78)
革命的战友梁寄鸥·····	杜国彪 (81)
杜益谦与白沙乡·····	杜国彪 (89)
何贤先生在南海·····	侨务办 (94)
老宏业堂爱乡事迹点滴·····	老连巨 (97)

资 料

大革命时期大沥地区传诵的民歌·····	黄家锐提供 (100)
---------------------	-------------

封面设计：黄扬佳

封面题字：傅兆满

回 顾 与 期 望

——写在第十一辑付印之前

编 者

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组于1982年5月成立，同年11月创刊出版《南海文史资料》第一辑，至今年上半年，共出版十辑，凡六十多万字，发行一万七千余册。已出版的十辑文史资料中，有五辑是综合版，其余五辑为专辑。综合版的资料内容广泛，涉及面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无所不包；专辑则有目的收集、组织某一方面的史料，题材单一，资料集中。二者各有优点，宜适当交替出版。

已整理出版的史料，尽管受到人力、水平的限制，质量不高，数量不多，但由于我县文史资料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关心与支持，积极撰写稿件，提供宝贵意见，因此还能基本上保持每年出版两辑，读者的普遍反映尚好。对其中的一些史料，如华侨港澳同胞的爱国爱乡史、冯乃超专辑等，省、市等一些单位先后来信索书；又如抗日战争南海人民斗争史以

及别的一些文章，不少中小学教师认为是很好的历史补充教材，最近不少部门编县志时引用了其中的资料；有些人物的亲属，看到了《资料》中的有关文章，感到安慰和鼓舞。回顾过去，使我们逐步加深认识到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对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均有重要的意义；而近百年我县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如不及时收集、整理，就很有可能随着亲历和耳闻目睹的人老去而敬佚无存。做好文史资料工作，是全县人民、特别是文史资料工作者的责任，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二

本辑为综合版，刊发了二十三篇文章和一则资料。这些文章所记述的史料，一部分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其余大都是作者经过搜集调查核对整理而成的，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杜国彪同志的《南海解放初期的防洪复堤工作》，是作者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回忆和记录，它使人们了解南海解放初期防洪复堤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黎秀石教授《在东京采访日本投降》的史料和感想，非常可贵。作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本土采访日本投降的中国记者，见闻和感受一定很多很深，作者在文中所记的，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南海西樵地区的古代寺庙》、《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靓少佳》两文，则是作者通过搜集大量资料整理而成的，真实，具体，可读性强。

《革命的战友梁寄鸥》、《杜益谦与白沙乡》这两篇文章重在事实，也比较客观可供写作文史资料，特别写人物史料时的参考。

其余的文章资料，也各具特色。

我们期望读者读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以往各辑），使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所改进；我们更期望老同志、老专家，文史资料员和爱好者以及广大读者积极撰写近百年来我县重大历史事件和影响人物的有关史料，共同为充实南海文史资料，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南海县解放初期的防洪复堤工作

杜国彪

〔按〕 杜国彪同志是解放后南海县的首任县长，现已离休。《南海县解放初期的防洪复堤工作》一文，是他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回忆，很有史料价值。我们欢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在我县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撰写有关文章，为我县提供宝贵的文史资料。

去年重新看了南海县的一些堤围，所到之处都呈现出一番新景象：联了围，筑了闸，堤身加高培厚，设置了电动排灌，建立了水利管理所；做到了捍卫农田生产，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看后，使我忆起往事，浮想联翩，写了一首诗：

犹记当年水漫城，
风狂雨暴有余惊。
江堤今日如铁壁，
雨后田间青又青。

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西江、北江都经此奔流入海，很大部份地区，常遇洪水为患。我们的祖先在遭受水灾之

后，采取的防洪灌溉措施是筑堤建寨。早在北宋真宗（公元998～1022年）期间就兴建了罗格围。到徽宗（公元1101～1125年）时又增建了桑园东、西基围。以后又建了存院围和石角围。到了清朝末期全县已有大小堤围146条。但是这些基围堤身单薄，抵御不了大洪水的侵袭。尤其是遇上西、北两江洪水同时暴发，一经缺口崩堤，陆地便成泽国，一片汪洋。一场大洪水，留下的是一次灾难，使人们对水害感到可怕。

我的家乡是盐步区白沙乡，家中房屋的地势还不算低。至今屋内仍留下洪水淹没的纪录，纪录着民国四年的最高水痕，高达室内2米，几乎要封门了。那就是历史记载着的一九一五年新历六月十一日的一次特大洪水。当时西、北两江河水暴涨、陆地普遍受淹，波及广州。南海县的受灾者三十多万人。此后，在我年幼时，也经常见洪水浸到巷上来，还有水浸入屋的——大概是一九二四年，洪水入屋高达一米多。家里的人们要逃避也来不及，迫得都躲上楼阁去，直至水退了才能下来。因此，村里的人每到雨季，就经常提心吊胆，害怕西、北两江洪水暴涨。

我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失陷后即离家外出，这期间对堤围及洪水为患的情况不够了解。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后，我重回南海县工作。那时干部少，工作繁重，摆在我们面前的紧急任务是：接管、支前，清匪反霸、收缴武器、征粮、建政。千头万绪，着着都要动手。然而，每当与乡亲聚谈时，他们却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堵口、复堤、防洪。

一九四九年，就在解放前的汛期，全县大小146条堤围，被洪水冲崩30多条，其中较大的有罗格围、海围、鼎安围、大良围、大有围、巾子围、花木围等13条。缺口总长度

达3361米，如不及时抢修，缺口是会继续扩大的。受淹面积包括耕地及洪注地达255,290亩，倒塌房屋94间，受灾人口达十三万八千多人。损失按当时港币币值计算达4029万元。

南海县人民政府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但在政府正式成立前，就有人来上访，要求解决堤围的纠纷，要求堵口复堤，以利生产。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一九四九年的一场洪水，是南海县人民在国民党统治的重重压迫剥削下，所遭受到的另一场灾难。堵口复堤是南海县当时面临的一项紧急任务，必须在完成接管、支前、清匪反霸、收缴武器、征粮、建政等任务的同时，把堵口复堤工作做好。因此，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便正式成立了南海县防洪复堤委员会，由我兼主任，立即开展堵口复堤工作，比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还要早。正在部署这一工作的时候，恰巧广东省珠江水利局派郭应榴等两个同志来联系，接着就由他二人率领一个有20人左右的珠江水利工程队到佛山，常驻石巷内的一栋楼房办公。于是，我们的防洪复堤工作，取得了上级业务部门的支持和技术指导，使我们在工程质量上得到保证。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南海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将南海县防洪复堤委员会改名为南海县防洪复堤指挥部。又按照珠江专署的通知，为便于与珠江水利工程队联系，解决一些县与县之间的堤防问题，在南海县内设立了珠江防洪复堤指挥部。这两个指挥部均由我兼主任，吸收珠江水利工程队领导，并抽调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为成员。

堵口复堤的做法是：以区、乡为工程负责单位，那里有

缺口就由那里的区、乡派出干部负责抢修。珠江水利工程队及县建设科负责技术领导，派员监督，检查质量。动工前，首先向群众进行思想动员，宣传堵口复堤的意义，工程的施工要求。然后分配工程任务，定期上场。施工的时间，县里不作统一规定，那里先做，那里后做，都由各区、乡自行决定。群众上场做工，采取以工代赈办法，按完成工程数量，拨给大米作报酬，做到既堵了口复了堤，也赈济了灾民。

堵口复堤时得到各方支持：乡村教师帮助宣传，群众奔走相告积极上场。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佛山镇工会的工人还自动捐款旧币叁佰九拾八万多元作复堤经费。一九五〇年夏初，珠江专署付专员李洁芝还亲临小塘乡的复堤工地视察。

到一九五〇年洪水来临时，全部堤围缺口均已堵复，并兴修了一些灌溉工程。共完成土方992,439立米，（其中堵口占752,597立米）。完成石方25,290立米，（其中堵口占2,471立米）。计出动民工数950,318工日，共拨发大米352万斤。这一年的防洪季节算是安全渡过了。然而，通过堵口复堤，却发现了不少问题急待解决。主要是：

（一）技术力量问题。要把堤围搞好，没有专门的技术力量是不行的。虽然上级业务部门派了珠江水利工程队常驻佛山，但他们的任务担负珠江区几个县的工程。县政府的建设科也有几个技术干部，而基层的技术力量则陷于空白。为此，必须大力培训技术人员，尤其是基层技术人员。一九五一年省水利厅开办堤围技术人员训练班，我们选送了一批人去学习。这一年珠江专署举办水利训练班，我们也选送了一批去学习。尽管这样做了，还达不到大量培训技术人员的要求，我们由建设科麦定唐科长等同志负责，自行在平洲办了

一个训练班，得到麦蕴瑜总工程师和珠江水利工程队的工程师们的支持，亲临讲课，培训了几十个技术人员。这样，开始为水利的基层单位积聚了一点技术力量。

（二）堤围的管理问题。从堵口复堤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在险段中发现不少蚁穴，堤上发现种树，在堤坡发现放牧，以至挖土筑坟……等等。这一切都涉及到堤围的管理问题。古语说：“千里金堤毁于一穴。”不加强管理工作，很容易会变成前功尽废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这一年发出了“加强堤围管理的布告，”提出了八个不准：不准在堤上种树筑坟，不准在堤内私设暗沟排水，不准在坡脚种作物，不准在堤坡放牛，不准在坡面下锚系船，不准在坡边及闸门附近炸鱼，不准在闸门后捕鱼，不准在堤上取土，等等。这对加强堤围的管理是有力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必须有人去执行。在一九五一年，我们对堤围管理采取了组织措施，区一级成立防洪复堤指挥部，有堤围的乡一级，设立了53个防洪复堤指挥部，均由区长、乡长负责领导，配备专人负责。较大的堤围还要组织防洪抢险队，以备应急，全县约有2万人。有了管理的机构以后，在珠江水利工程队的帮助下，这一年才在小塘圩边设立水尺，专人观测水情，积累水文资料。这一年县建设科也在政府大院内设立了雨量计、蒸发皿，专人负责观测，积累气象资料。这一切都有利于防洪和水利建设工作。

（三）堤围的调整。从堵口复堤中发现：小堤围过多，弯弯曲曲，既不利于防洪，也不利于排灌，更不利于管理。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开始，经过县建设科和珠江水利工程队的勘察、规设，在罗村区（四区）搞了良安围与王芝围联

围，定名为芝安围，捍卫耕地2万多亩，人口2万多人。在大沥搞了镇安围与水头围联围，定名为镇水围，捍卫耕地1万多亩，人口一万八千多人。这样，就把小围变为大围，为联围开了先路。

（四）排灌问题。堤围除了防洪的作用之外，实际还存在一个排灌问题。历史上一些堤围纠纷问题，就有排灌问题在内。如当年三水、南海边界的龙母勘窰争执问题，就是一个排灌问题，后来经过珠江水利工程队详细调查，兴建官山大闸解决了。堵口复堤以后，不少地方都反映到窰门问题，有的要求改建，有的要求增建，一九五一年限于财力，只搞了一些，这是未能满足群众要求的。在灌溉问题中，有个别地方地势较高的，开始兴建山塘。西樵山顶的小山塘是兴建的第一个。由珠江水利工程队帮助规设，建设科长麦定唐同志等组织施工。原来是灌溉山下农田的。现在农田改由电动排灌代替，已变作游览区的天湖，另成一景，在这山塘里划龙船了。

以上是一些简单的回忆。现在，南海县的堤围情况和水利设施，已经大变；技术力量情况也已经大改观。作为当年这项工作的主事者，有责任把它写下来供后人参考。

在东京采访日本投降

黎秀石

〔按〕黎秀石同志是我县丹灶人，退休前为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曾任《大公报》驻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地记者。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他是我国第一个到达东京采访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记者，这篇《在东京采访日本投降》的史料和感想，很有价值。它不仅使读者知道日本投降的经过，并且了解到当时一部分日本人对待战败投降的态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这一段历史，将会使人们得到启发和教益。

1945年6月我作为《大公报》派往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地记者，随舰队从澳大利亚基地出发，采访盟国海军北上进攻日本本土。当时日本海军已丧失反击的能力，英舰队的作战任务是派遣航空母舰的战斗轰炸机空袭日本城市和在日本近海搜索海面残敌。

在基地出发前，有些英美记者推测，英舰队此次北进最后有可能参加在日本本土敌前登陆的战斗。但从出发到8月，我虽然先后到过各种舰只采访，但都没有察觉到有准备配合登陆的任何迹象。原来英美当局根本没有计划在1945年

内在日本本土作战。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南距日本四岛不及800公里）登陆，守岛日军拼死顽抗，美军苦战三个月，付出沉重代价才攻占全岛。冲绳之后，美英当局更不轻易下决心攻占日本本土。

8月6日，舰队收到美国在广岛投下摧毁整座城市的第一颗原子弹，舰上官兵惊喜交集，认为日本败局已定，但是随舰队的记者大多没有预料到日本在几天内就要无条件投降。他们预料盟军如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军民势必拼死顽抗，盟军付出的代价要比在冲绳岛惨重十倍。有人甚至估计，盟军纵使攻占了日本四岛，日本政府还会恃其盘踞在我国东北三省的日军，迁都“满洲国”，负隅顽抗，作为和谈筹码。（这些外国人不了解我国情况。当时我国东北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益强大，日本侵略军没法在我国负隅顽抗。但是，当年的日本政府可能有此妄想）。广岛被原子弹炸毁后，日本还故作镇定，对盟军命其投降的通牒，拒不作答。直到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红军进入我国东北，日本侵华主力关东军四面受敌，接着8月9日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毁，日本政府才于次日求和。但是，日本政府还讨价还价。要求投降后“天皇”的地位不变，维护国体。（日本天皇裕仁当时是三军统帅，并且是日本国教——神道教的教主。）美英当局违反他们8月2日在波茨坦会议声明日本投降后应成立民主政府，惩罚战犯的宣言，竟于8月14日答应日本的要求，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天皇下令三军停止战斗。当时局外人都不知道美英当局对日本有此让步，因此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反应，有半信半疑的，有担心日本重演珍珠港故技

——用和谈来麻痹对方警惕性，然后突然反击的，也有人鉴于日本士兵在太平洋各岛的战斗中宁死不降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在国外作战的日军不一定都服从命令，放下武器的。众议纷纭。

英舰队徐徐驶往东京湾，富士山在望。北太平洋八月的气候，在没有台风的日子里，特别舒畅，风和日暖，海天一色，我们航行其中，好像吸进了第一口战后的和平空气。突然间，全舰发出紧急命令：“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旗舰“乔治五世”号上空发现没有标志的日本鱼雷式俯冲轰炸机一架。美军进占冲绳之役，就是被这种轰炸机炸沉军舰30艘。飞行员都是“神风”队员，起飞前都发誓决不生还。他们的投弹技术也是独特的：人、机、弹三者同时撞在目标上开花。我们头顶上这个敌人如果偷袭得逞，倒是一本万利，只身一人顶舰上三千，一架飞机报销五万吨的主力舰。可幸英国人这回没那么笨了，吸取了1941年12月星加坡之战两艘英国主力舰毫无飞机保护，被日军飞机一举炸沉的惨痛教训。舰队在进入东京湾的航行中昼夜有飞机在高空巡逻，以防有诈。这架敌机在潜入英舰上空时，没有发觉上面有英机监视。它向旗舰俯冲前的一刹那，被英机击落，掉进附近海面。

8月30日美军开始进驻日本。我和一些英美记者在30日之前先行登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美英当局已同意日本提出维护国体的要求，也听说各战场的日军都服从他们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因此我们估计日本不是诈降，我们抢先登陆不会成为俘虏，但是经过英舰险些儿挨炸事件，我们也不无戒心，难保不遇到个别浪人暗害，然而为了尽早了解战败后的日本的情况也顾不得万一一了。

我急于登陆还另有原因，当时我是从抗战8年的中国踏上战败投降的日本本土的唯一中国人。中国最先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斗争历史最长，任何中国人此时此地都恨不得马上在日本身上狠狠地踏上一只脚。

记者群乘舰队的小摩托船在东京登陆。市内到处都是颓垣断壁。晚上全市一片漆黑，各国记者都钻进幸存的帝国饭店。我独自走在死寂的大街上，十多分钟没遇见一个行人，只听见自己咯噔咯噔的脚步声。但是我一点没有孤独感。我感觉到在祖国大地上的亿万同胞和抗战先烈的英灵与我在一起，看见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的下场。狼牙山的勇士、白山黑水的无名英雄、平型关抗击日寇的捐躯者……你们的英灵可以含笑九泉了。烈士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被兽兵污辱、杀害的万千姐妹、兄弟、父老们，擦干我们的眼泪吧，伸冤算帐的日子终归到来了。发誓要三个月内把中国打得跪下来求饶的日本侵略者到头来是自己跪下来求饶了。我把在东京第一个晚上的观感拍回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得以向读者汇报。这是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多年来第一篇中国记者从日本发回祖国的报道。

9月2日才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这以前我在东京采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方面呢？我想，如果我身在国内，我会有两个问题想知道答案：（一）日本人民对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看法，现在改变了没有？（二）中美日关系是远东安危所在，战后日美关系会向哪个方面发展？

为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我访问日本社会中层人物，包括学生、旅店职员、报社记者、技术员、教师、家庭主妇等。我对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认为东条英机是个民族

英雄还是个战犯？”当时日本军阀的头子东条已成为盟军的阶下囚，日本人尽可以毫无顾虑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访问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回答说：

“东条英机既不是战犯也不是民族英雄。”我细想下去，醒悟到这并不奇怪，他们对于一个陌生人怎能随便说出心里话呢！我接着总追问一句，“那么你认为东条有错误吗？”他们的回答都肯定东条犯了错误。我问，“什么错误？”他们回答的用语各有不同，但中心思想总有一句：“东条没有准备好。”这句话使我又吃惊又生气。我追问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都不往下解释。

《朝日新闻》编辑部发现外国记者中有个来自中国的记者，派个记者来访问我。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般化的。代表哪家报社、怎样和何时来到东京的、对战时和战后的日中关系的看法等。

我抓住机会向那位日本记者了解“东条的错误是没有准备好”的含义。他同意他的同胞的看法，并解释说：东条那帮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在道义上是好是坏的问题，他们是军人，应该从指挥作战的能力和得失来进行评价。他不愿进一步说下去。第二天《朝日新闻》（当时只出大半张）的访问记也避而不谈我提出的问题。

“东条的错误在于没有准备好！”言外之音，应该准备得更好才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从“作战的能力”上来看这就是说，日本官兵打得还不够凶，杀得还不够多，三光政策，强奸掳掠，不属于道义问题。国内读者看到我的报导，也同样有强烈的反感。几年之后，我偶然回顾往事，对我在东京那篇报导提出疑问：那篇报导是否有片面性，代表

不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对东条英机那帮侵略者的看法吧？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另有所感。报载日本现任首相中曾根于日本宣布投降40周年那天参拜了靖国神社，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也将受到首相作为国家头号行政长官的祭祀。这是违反日本战后宪法的，也是日本投降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联系到日本政府近年审定的一些教科书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人所共知的史实都不肯承认，而美化之为进入中国，我不禁要问：时至今日究竟有多少日本人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是一种罪过呢？

在等候盟军举行受降仪式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和一些对远东问题有研究的美国记者交谈，了解到美国舆论的一些趋向。已经报了珍珠港之仇的美国人不是主张把日本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使它永世不能翻身的。把它打倒在地是必要的，但接着就得把它扶起来，因为美国需要一个站了起来受命于它的日本。美国驻日统帅麦克阿瑟要推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这些情况促使我从日本归国途中写成的一篇通讯《二十年后》，敦促国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二十年后，如果中国依然故我，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扶植下，可能再为中国之患。战时中美两国是盟友，共同抗日，战后局势如何，是敌是友却说不定了。

二十年后，国际风云的变幻，比我预料的快得多，和我国并肩作战共同对日的美国，五年之后，以日本为基地，与我为敌，从朝鲜要打进我东北。四十年后的今天，中日美三国好像和好起来了，但谁能预知将来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最可靠的还是咱们自己的双手，加速改革，振兴中华。

9月2日在美舰《密苏里》号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